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千一

起開元閏茂六月盡上
章執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
中侍御史絨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為抱
真表求以職事授絨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

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

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

乃猶汝也公猶翁也

乃敢不俟朝命

而自立

朝直遙翻

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緘

質正也以正義責之也

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

梁縣

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五里

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

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

昭義軍治上黨

緘稱抱真有

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

知相公捐館

捐棄也言死者棄其舍館而逝也

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

御宜發喪行服絨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絨掌事

諸君意如何莫對絨思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

軍

使印節度之印也監古銜翻

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

口宣所受詔旨

故曰口詔

趣絨赴東都

趣赴東都歸私第趣讀曰促

元仲經出走延貴悉

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

王異年尋遣其弟湊羅棟

棟郎甸翻

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

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舊詔越析詔浪穹詔

遙朕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玄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

癸丑以

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湊羅棟獻吐蕃印

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韋臯奏狀皆稱雲南王而竇滂雲南別錄曰詔來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余按異牟尋破吐蕃於神川考異誤作突厥

賜銀窠金

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

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

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

唐十部樂

有龜茲樂有磬箏豎箏篳篥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
鼙鼓毛負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擔鼓齊鼓貝
皆一銅鼓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
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如紅袂謂之師子郎
龜茲音
丘慈 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

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賜義武

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考異曰舊傳於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

今從實錄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

度徒洛翻

裴延齡欲

出之

庇吏欲出其罪

贊不從延齡諧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

齡側目

畏之不

贊寧之子也

天寶末安祿山反穆寧起兵於河北以討之

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武德元年以漢豐陵縣地置翼州管內有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洺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後意不平表

請以磁邢洺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

昭義軍鎮潞州謂磁

邢洺三州為山東

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洺

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洺州定蕃帥其眾二十

叛歸誼

帥讀曰率

正卿退還詔以誼為饒州刺史誼不行虔

休自將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

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

鷄澤

鷄澤漢廣平縣地武德四年置雞澤縣屬洺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

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

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

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

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

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

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

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

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

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

羨代線翻

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

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

見賢遍翻

請加推驗執政

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

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

處昌呂翻

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

好呼到翻

冀聞外事故

親厚之

德宗親厚裴延齡不時冀聞外事也亦以進奉逢其欲耳

羣臣畏延齡有寵

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洎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

鈺息廉翻

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

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

惡

數所角翻

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

斂力贍翻

以詭妄為嘉

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

掊蒲侯翻

以靖譖服讒為盡節

左傳少皞

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以誣滅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摠典籍之所惡

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

惡烏路翻行下孟翻

可謂克

代之共工

書堯典帝曰時治若予采驩堯曰共工方鳩倂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

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

跡其姦蠹日長月滋

長知

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

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謫則誠宜亟為辨明

為于偽翻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

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
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
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
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

秦二世三年

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

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

逮輿臺賤品

左傳芋尹無宇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

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上時掌翻

其人有幾臣

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

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

急攻洺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

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

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

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

事見上卷
八年九年

密以

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士戍贊罷為太子賓客

考異曰韓愈

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瘁思臣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初渤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

猜虐國人殺之立臨宏之子華嶼是為成王改元中興

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

復扶又翻

是為康王改元正歷

渤海自大祚榮立國開元之間其子武藝立益以強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故元仁安更五代以至於宋耶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叙其世為詳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

考異曰實錄云乙巳冊大嶺

嵩鄰為渤海郡王今從新傳

陸贄既罷相裴延齡

因譖京兆尹李元衡尉卿張洵前司農卿李鈺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執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

言其事勢將奈之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

中竹

仲翻言不獨以此為延齡罪且欲危社稷

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

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

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洩為汀州刺史

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十一里二十一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十一里七十二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元年分臨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臨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徼心懷忠信為名涪州漢涪陵縣地隋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

銛為邵州長史

邵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

白曰邵州漢為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比部為邵陵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

置邵州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

見二百三十二卷
二年處昌呂翻

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

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

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

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

爭讀曰諍

城亦不以

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

屑潔也顧也造七到翻

城揣知其意輒強

與酒

揣初妄翻強其兩翻

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

惴之
睡翻

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

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

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

延英門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案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

門之西即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不去也帥讀曰

率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

子為之營救

為于
偽翻

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

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

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

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

崇敬明禮家學歷事
玄肅代及帝四世

時朝夕相

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唐故事
中書用

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辯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
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敕宥則
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
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
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敕書
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
白麻帛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
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
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
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宣

示按制按也冊則有冊按冊
公主亦作閤門出按壞音怪
慟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

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

陽城之除諫議

李泌之薦也

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

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省悉景翻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

啜利等六萬餘衆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

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

跌奚結翻跌徒結翻跌跌與回

結同出鐵勒而異種

辨慧有勇略自天親時

回鶻天親可汗合骨咄祿也

典兵

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

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骨咄祿捨其本姓冒其姓以嗣其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遣使來告喪

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廷唐之闕廷也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

虔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

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

五世孫也淮安王神通高祖之從弟起兵關西首應義旗說讀為悅下同 庚寅遣祕

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

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咄當沒翻 癸巳以李說為

邏郎佐翻

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

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

裴延齡故也

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

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

將彭令茵

拉盧合翻

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

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

刺七亦翻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

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

箱竹筭也貯丁呂翻

示之曰有敕令說詣

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

李景略為李說所忌蓋起於此

諸君

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

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僞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

陽樓

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

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枿

所傷而死

枯五葛翻本之伐去者其遺餘為枿

考異

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恕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

曰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

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

八月辛亥司徒兼

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詡以洺州詐

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十人入城誼皆殺之

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

以安撫南詔為官名

橫海節

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南詔攻吐蕃昆明

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爨西北有鹽池之利

又虜施順二蠻王

施順二蠻皆烏蠻種

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賧斂尋賧順蠻在劍賧西北四百里賧失冉翻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洺州兵五千人

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

帥讀曰率

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

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田

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

官以悅其意 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

二萬餘口

降戶
江翻

乙巳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

尚書

閑廐宮苑二使李
齊運蓋兼為之

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

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

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

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子詔王暹薨

暹皇
弟也

魏博節

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
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
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

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

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

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

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注云周四郊之
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
之唐百官志四門館博士正七品上掌教七品
以上庶伯子男子為主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上悅之

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 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

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丙辰

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

竇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

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句古

候翻當丁浪翻左右神策中尉始於竇霍自此宦官之

權日以益重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為中護軍

此職事官之掌禁兵者非如唐初所置勳級所謂上護

軍護軍也宋白曰德宗以梁洋扈從之功舉西漢謁者

隨何下淮南功拜為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

事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

處節度使罷鎮者

興元元年置六統軍事見二百二十九卷處昌呂翻

相承用麻

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

綱音因

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

著令者定著為令

上乃謂文

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

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

衣於既翻墮讀曰藥壞音怪

朕今用爾

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

復扶又翻

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

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

是時竇霍執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

亦有出其門者矣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

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

軍司馬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

宮以來尤專意聚斂

斂力贍
翻下同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

稅外方圓

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於常稅
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

亦云用度羨

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

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蕪在江西有月進

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

禮肅子

及劉贇卒判官

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

奉自綬始綬蜀人也

史不能審其郡縣故止云蜀人

李萬榮疾病其

子廼為兵馬使甲申廼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

不憂軍事斥之外縣

說讀為悅

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

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

呼火故翻下同

兵馬使勤勞無賞

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

中竹仲翻昇余又羊茹翻

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

斫守進廼止之廼又殺伊婁說張丕

說讀曰悅

都虞候匡城

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廼亦倚之

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廼送京師秋七月乙未

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

太子少保貶廼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

廼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

即與僮從十餘人赴鎮

僮苦念翻從才用翻

不用兵衛至鄭州迎

者不至

九域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十里

鄭州人為晉懼

為于偽翻

或勸晉

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

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

諸將出迎

帥讀曰率

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

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

禦一作御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

賜酒肉

廡音武勞力到翻

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董晉之意以謂此士前帥之腹

心吾新來為帥若亦恃為腹心不足為吾衛而適
足以生變罷之則待諸軍如一旦示無所猜問

戊

戌韓王迴薨

迴上弟也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

執送李廼功各遷官賜錢其為廼所脅邀逼制使者皆

勿問

脅所謂脅從也言李廼以威力脅使其下以邀逼中使唐時謂中使為敕使亦謂之制使使疏吏翻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己巳以田季安為魏博節

度使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

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

朝議謂朝廷之議多可言凡人有請悉從

不能裁以理法

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

更工衡翻

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為長源以剛刻致禍

張本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薨

初上不欲生

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

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

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予皆專焉帥所類翻

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

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

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

豐州李端公邪

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肇國史補曰宰

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閤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

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

目於景略

屬之
欲翻

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

去羌

呂翻

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

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

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

帥讀
曰率

二歲

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盧邁得風疾庚子賈耽私

忌

父母及祖父母曾祖
父母死日為私忌

宰相絕班

言宰相班
絕無一人

上遣中使

召主書承旨

唐制尚書省主書從八品下
中書省從七品上堂吏也

丙午戶部

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壬子

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

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孫也

崔玄暉有誅二張復中宗之功

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

渠年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

去年四月陸贄貶

尤不任

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
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
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年皆權傾宰相
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倍克執誼以文章與

上唱和

括蒲侯翻
和胡貳翻

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年

形神忼躁

忼他彫翻

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

刻渠年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

聞音問

所薦

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宣武都虞候鄧惟恭

內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

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投竄於
荒遠州

郡謂之
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

約數所翻

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

九域志環州治通遠縣唐方渠縣地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

使問邠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

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

城鹽州見上卷九年復扶又翻

用兵七萬僅能

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

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

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

為也

此後周韋孝寬城汾石之故智也

城芻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

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

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

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永平之時居人成市無

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

胥井廢井也胥烏歡翻

果得甘泉

方渠縣賦

河從土橋歸德川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河在城西從蕃部界家族北界來供人飲食

三月

三城成

考異曰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

人邵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發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邵志而不取其日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

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縣治天

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宋白曰鹽州治五原即漢馬嶺縣地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杜佑馬嶺縣漢舊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

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建

中間朔方兵破李納軍朝晟為之也蓋其智略誠有足稱者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午義成節

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

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

也將即亮翻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

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

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

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事見後十六年史言盧坦庶乎見幾吐

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壬午韋皋奏吐

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臺登漢縣唐屬雋州

由清溪關西南至

臺登五百五十里

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

貞外置同正貞起於

高宗之時

茂昭之弟也

茂昭時為義武節度使

許尚義章公主

義章公主上女

也義章縣名屬郴州宋白曰漢柳縣地隋末蕭銑分柳縣立

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

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

正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

考異曰實錄作蔣武按舊傳乂本名武

以為

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

哀倉回翻左傳晉文公卒未葬秦穆公伐鄭晉襄公

墨衰經以敗秦師于殽

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

止乃特召對於延英

唐中世以後召對宰輔乃開延英今蔣人持以拾遺召對

謂曰

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

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

委巷曲巷也言其屈

曲僻陋

其女孤貧無恃

言貧而喪其親也

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

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

復扶又翻

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趣讀曰從

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為太子賓客冬十月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

刀溝新舊書皆作司消水

上遣

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

詰去吉翻

少誠

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

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

遽為之罷役

為于偽翻史言杖大義者獠悍不能不為之草面

十二月徐州

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

隨給其直

先悉薦翻

比歲以宦者為使

比毗至翻逆也

謂之宮市抑

買人物稍不如本估

估者價也

其後不復行文書

復扶又翻下同

置

白望數百人於兩市

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

中東市西市也隋名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

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

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

染故衣敗繒

繒慈陵翻

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

錢

索山客翻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腳價謂僦人員荷進

奉物入內有雇腳之費

人將物詣市

將齋持也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

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

賈音古

每敕使出

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

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

索山客翻

仍邀驢送柴

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

須者

意所欲也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言待此驢負物買易然後

可以給食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

毆烏口翻街吏即金吾左右街使之屬吏

詔黜宦者

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

聽

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

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

著生業

著直略翻

仰宮市取給

仰牛問翻

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

皆不信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吳少誠時據淮西有申光

蔡三州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為

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眾赴鎮

帥讀

日士卒以夏州磧鹵

磧沙磧鹵鹹鹵磧鹵之地五穀不生磧七迹翻

又盛夏不

樂徙居

樂音洛

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走

史言

韓全義驕怯無御眾之略徒以憑結宦官致節鉞

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眾

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為長武城都知兵

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口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重宦臣

而輕
詔命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為右

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

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

觀此則知神策在六軍之外

時禁軍戍邊稟

賜優厚

稟給也

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

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京兆尹吳湊屢言宮市之弊

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崑之謀

也丙午洽秀崑坐流天德軍

都知金吾府吏右職也

九月丙申

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音迪

丁卯

祀王倭薨

倭音垂 肅宗子

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

州霍山

彰武當作彰義霍山本漢廬江之潯縣地梁置霍州隋置霍山縣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

霍山曰盛唐天寶初析盛唐別置霍山縣其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殺鎮遏使謝詳

宋曰貞

元六年初置藍田渭橋等鎮遏使

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太學生

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

城黨罪人已已左遷城道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

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尤嘉異遷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籲天願

乞復舊朝廷重更其
事如已已詔今從之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

察使數加誚讓

治直之翻數所
角翻誚才笑翻

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

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

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

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

復扶
又翻

館門外

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

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

陽城
之名

德人知敬之彼不之知
而使按之者果何人也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

諶上
子也

音氏
士翻

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

北明州鎮將栗鎧

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有富室栗氏

殺刺史盧

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

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

民也鎧戶音翻
又音皇誘音酉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逸皇弟也

二月丁丑宣武

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

佻他彫翻

好

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

惡烏路翻

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

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

以勞軍

勞力到翻

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

邪故事主帥薨

帥所類翻

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

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

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齎食之立

盡

史言陸長源之死唐朝用違其才耳若孟叔度則死有餘罪

監軍俱文珍以宋州

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

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

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

錡魚豈翻人音奇肅宗末李國

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

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

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為李錡以浙西叛張

本

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鍠於台州斬之已

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三月甲寅吳

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

姓千餘人而去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

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為昭義節度使癸巳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薨 南詔異年尋遣使與韋臯約共

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韋臯有智略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

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諂事嚴震

震病使知留後遺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 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

兵掠臨潁

臨潁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

潁臯其地實岡阜也

陳州刺史上官況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

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況為陳許節

度使

說舒
芮翻

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營田副使劉昌

喬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

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茂不克矣

茂無
也

少誠晝夜急

攻昌喬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

昌喬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
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

上官況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喬以計斬之召其麾

下人給二鰵伏兵要巷見持鰵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

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與

劉全諒約共攻陳許

先悉薦翻

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

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

少誠由是失勢

無同惡相濟故失勢

冬十月乙丑邕王諲薨

諲徐

國翻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謚曰文敬太子 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況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

奏拔吳房朗山

後魏置襄城郡於漢汝南西平之地仍置遂寧縣隋大業初改曰吳房吳房本

漢縣名應劭曰木房子國楚以封吳夫概王故曰吳房朗山漢安昌縣地後魏置初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昌為朗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朗山在蔡州西南七十五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

渾瑊

封咸寧郡王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

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

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

唐制

凡奏事得可者皆過門下省中書省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

能以功名終

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

代宗永泰

之後改為大原六州党項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寧等居慶州號東山部夏州號

平夏部永泰之

後稍徙石州永安鎮將阿史那思暕侵漁不已

唐置永

安鎮將於石州以綏御党項疎古限翻

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諸軍討

吳少誠者既無統帥

帥所類翻

每出兵人自規利

規圖也

進退

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激水

激與濫同音殷又音隱水經注潁水東南過臨潁

縣南小瀝水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
又東南過南頓縣北大瀝水從西來注之宋白曰蔡州
汝陽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為潞水今界內水有大
潞小潞之名其年又於上蔡縣東北別置汝陽縣

妄弃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吐蕃

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

吐蕃無功而還

還音旋
又如字

十六年春正月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

皆不利而還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

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

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

度

為韓全義
喪師張本

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

貞元八年玄佐

薨汴卒拒吳湊而立其子士寧李萬榮既逐士寧十年

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榮死其子廼以兵亂董晉既入

汴鄧惟恭復謀亂十四年晉

薨兵又亂殺留後凡五亂

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

帥所

類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錡常為唱首

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錡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

亂

數之之數音所具翻
數預之數所角翻

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

是至弘入朝

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弘入朝

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

謹呼於城郭者

謹許元翻
呼火故翻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

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

珍譖其幕僚馬摠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

摠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摠罪

戎為辨析其無辜

為于
偽翻

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為侵

辱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摠戎終不從摠由是獲免冕

芳之子也

柳芳有史學
事玄宗肅宗

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

珍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

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長安

城東澹坡

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

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

首式又翻

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

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

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

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

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

焉詔釋之召見

見賢通翻

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

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

勝音升數所具

翻

雖使羊杜復生

羊杜謂羊祜杜預復扶又翻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

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乃使掌機密盈珍

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

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推吐雷翻

黔中觀

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

黔渠今翻

丁亥牙將傅迺等逐之出

奔施州

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四百一十一里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

命其嫡孫俊邕為新羅王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

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

帥所類翻

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

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

久屯沮洳之地

沮將預翻沮人怨翻沮洳漸濕也

多病疫人有離心五

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

潞南潞水

之南也

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

樓

五樓在潞水縣西南

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宋白曰漢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

池因縣東南有清池為名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

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

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

何顒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

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

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隸東都畿以此觀之此時復領鄧州矣

朝廷不得已

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

棗陽漢春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貞

觀十一年廢屬隨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三十五里

顒遣兵劫取歸

襄州中使奔歸顒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

乃遣之

又復扶翻

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

比必利翻及也

顒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徐泗

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

貞元四年張建封鎮彭城軍府稱

治治直吏翻病篤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

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

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

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

甲兵擐執之擐音患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叅軍愔令

知軍府事愔挹注翻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

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

其軍鄘余封翻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朝直遙翻下同脫監軍械

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愾上表稱兵馬留後鄜以非朝

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

去羌呂翻

霸州破吐蕃於

烏蘭橋

唐書地理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橋當在關外黃河上

丙寅韋士宗復

入黔中

是年四月韋士宗為牙將傳近所逐黔音禽又其魚翻

湖南觀察使河

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

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所

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

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

曲禮

之言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

免官而已

德宗之猜忌如楊炎竇參位居宰相皆以歸過於君不置之地上陽履以賊敗而表稱進

奉謂非歸過於君可乎德宗悅其進奉之言而釋其罪夫好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好貨者苟加以好貨之名則必怩然而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於賄賂既敗之後必有所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徒悅其言而已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徐州

亂兵為張愔表求旄節

為于偽翻

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

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

伍出兵攻埇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

使以伍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

佑兼濠泗觀察使

分濠泗隸淮南以弱徐州之權

考

令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兼正倫五世孫也

杜正倫相太宗高宗

性狡險

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

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

此

張建封加僕射故稱之

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來欲何為也

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

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

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為果隨其所作而應之

以禍福為報

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

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

口保君矣

人謂其家之親屬為百口

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

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新羅王

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重直龍翻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

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

復扶又細下同

全義夜遁保潞水

縣城

潞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潞水縣廢汝陽入焉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盧龍

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瑋薨甲戌以尚書左丞

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

背

背蒲妹翻

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

朝廷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為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

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

碩薄諧翻又蒲
回翻比毗至翻

唐戌貶餘慶

郴州司馬碩泉州司戶

郴州林翻宋白曰泉州江左之
晉安郡隋置泉州舊理閩縣後

移於南安縣唐聖歷元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
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七

千三百里

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飢與宰相議將

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

馬按實錄餘慶與于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非正直有

涉比周弃法弄情公行黨庇頔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

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頔

邪有蠹於彝章今從之

頔頔之兄也

癸丑吳少誠

進逼潞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

帥讀
曰率

下同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

光榮帥所部留軍澠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宣

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

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

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

齎牛酒入全義營搗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

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

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新書宰相表齊抗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亥以張

愔為徐州留後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

孟元陽
折其鋒

故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先悉薦翻上言請以渾瑊

賈耽為元帥統諸軍

渾瑊薨於去年十二月韋臯蓋上言於瑊未薨之前

若重煩

元老

重難也

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

逆

臯欲為元帥然亦以大言銜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邪

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

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

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

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

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

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

官爵

考異曰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曰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趣者應望國家

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激水少誠逼激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趣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己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

其行軍司馬鄭僭為節度使

僭都甘肅

上擇可以代僭者以

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

嚴綬進奉事見上十二年

記其名

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牢記其姓名

即用為行軍司馬

吐蕃數為韋

臯所敗

數所角翻下同敗補邁翻

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

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

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

來奔

據舊書云吐蕃酋帥無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

降定德有計畫嬰嬰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恩得罪而來如此則嬰嬰別是一人籠官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書亦無嬰字然通鑑所書全用舊書韋臯傳文益舊書韋臯傳與吐蕃傳自相抵牾

率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

謹案卷二百三十四第十頁後五行事見上卷三年刊本脫上字三訛二據本書增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茶葉老者也刊本茶訛充據集韻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東南屬雅州刊本脫東南二字據新唐書西域東女傳增

第二十八頁後三行隋開皇初置郾城縣屬許州刊本許訛汴據隋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改

卷二百三十五第二頁前七行棟郎甸翻刊本甸
訛甸據韻會改

第五頁後四行二曰行僻而堅刊本僻訛偽據家
語改

第八頁前五行後漢初平元年分臨江縣屬永寧
郡刊本元訛六分訛江並據晉書地理志改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霍山本漢廬江之潯縣地刊
本潯下衍城字據漢書地理志刪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潁水東南過臨潁縣南小潁
水注之刊本縣下脫南字據水經注增

第三十八頁前五行龍官馬定德刊本官訛宜據
正文及舊唐書吐蕃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

其敗迹

為于偽
翻下同

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任音

壬朝直遙翻
還至辭都不謁

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第賜宴自
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以還未

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

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

偽為于翻

上曰全

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

功邪

德宗之耳目為宦官所聾替率類此

閏月甲戌歸夏州

夏戶雅翻

韋士

宗既入黔州

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又其廉翻

妄殺長吏人心

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

夫裴佖為黔州觀察使

佖其吉翻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

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冠之其實只

節度邠寧
慶三州

防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

宋將兵戍定平

武德二年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城志在州南六十里朝直遙

翻案名宰翻將即亮翻

瑊薨朝宋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

朝晟疾亟

亟記力翻

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

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

帥所類翻下同

寧州刺史劉南金

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

比必利翻及也

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

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于它

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

齎詔詣寧州

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

六月甲午盈珍

至軍宣詔曰朝家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

威戎狄以李朝家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

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

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

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

造七列翻

欲奉以為帥南金

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

它將乎

將即亮翻

衆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

兵

軍事所知軍事所居也

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宋為

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

操七刀翻

乃拒詔也命閉門不

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

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

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

吾事

撓奴巧翻

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

朝案為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

復遣薛盈珍往調軍情

復扶又翻下同調
火迴翻人翔正翻

壬寅至軍軍

中以高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戍戍

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

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
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

宋制書至邠者故留邠
之軍惑而不知所適從

姦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

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

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李錡既執天下利權

十五年
李錡為

諸道鹽鐵轉運
使事見上卷

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

遺唯
李翻恃

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

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

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

將至先鑿阬于道旁已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

之瘞於計翻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

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言其力能挽彊弓也杜甫詩挽弓當挽彊胡

奚雜類謂之蕃落胡奚之俘配隸江南者錡收養之給賜十倍它卒轉

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悛且緣翻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

勉之子也

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元中為相

已酉以高固為邠寧節

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于散地

散悉但翻

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

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巳丑吐

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戍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

而去鋒曜之子也

曜郭子儀之子也

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

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

李勣封英國公

武后時

吾高祖建義不成

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

子孫流播異域

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

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

以分其勢紆北邊患

紆緩也

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

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宋白曰保州本維州之定廉縣南按吐蕃

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王涯傳曰綿州威蕃柵西抵棲雞城蓋在茂州界

河東節度使

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

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

環音宦

使草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茶之族也

令狐德茶事太

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茶撫文翻

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

為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巖

道縣北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山韋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

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

使楊志廉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

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

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
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弃城奔慶州

為吐蕃所

逼也鹽州修築距是年纔八年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

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

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

里驃毗召翻

間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

見賢遍翻

仍獻其

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

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

千人挑戰

挑徒了翻

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

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

亥臯遣使獻論莽熱

考異曰舊章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上赦

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

裴肅以進奉得兼軍事見上卷

十二年

判官齊總代掌後務

據新唐書肅卒于官齊揔代掌後務

刻剝以求

媚又過之三月癸酉招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

許孟容封還詔書

封還詔書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

曰衢州

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

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已

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

本正牙奏事

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少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正牙西內

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牙與衙同

自理逋債

逋欠也

乙亥詔公

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

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

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淮

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

鏐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鏐五各翻副節度使恐當作節度副使

巳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

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

朝直遥翻玢府巾翻

旦擒朝宗

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

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

以寵伊慎也

巳亥

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劉昫曰朱鳶漢

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平江
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雋縣唐屬交州

明日左兵

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

朝

自淮南入朝

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

鶚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于德

明興聖廟

玄宗天寶二年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廟

每

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建中二年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

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

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

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

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

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頗熱入貢 六月辛

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

縱招權

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 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

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

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

攝領耳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

致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實之事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余

按右監軍將軍當作右監門將軍

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

右龍武大將軍薛亓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浣

薨其壻田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

偁齒絕翻

牙將王沛亦浼

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

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

罷為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亓善書山陰王叔文

善基

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縣俱在越州郭下

俱出入

東宮娛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謫詭多計自言讀書

知治道乘閒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

謫古冗翻治直吏翻乘閒古覓翻為

于偽

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

太宗時晉王府

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負掌講導經學

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

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

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

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

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亦復初

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

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

為子偽翻

某可為

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連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

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

其黨以進日與遊處

處昌呂翻

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

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

之子時為左拾遺

呂渭見上卷十六年

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

瑀寧

王憲之子

暉滉之族子

韓滉休之子貞元中為相

諫嘗為侍御史宗

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考

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

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

員外郎劉伯弼等相親善

道碑云韓愈集有仲舒神

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弘
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
仲舒劉伯芻裴莊常仲孺呂洞
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叔丈之黨疑正一言已

陰事令執誼反諧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

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

為伍叔丈等亂
順宗初政張本

伯芻廼之子也

劉廼見二百三
十卷興元元年

鹽夏節度判官崔文

先權知鹽州為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

亂殺而鬻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

以間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十一月戊

寅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

李興幹出于神策軍宦官因其

定亂之功而崇獎之

自是鹽州不隸夏州

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綏鹽二州今鹽州

得專達於朝廷其後鹽州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增銀宥威三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以

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

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為相

十六年生于預敗從才用翻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

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

冤枉屈也濫淫刑也

近歲北軍

移牒而已

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因但移文北司牒取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

問其有無冤濫

監察御史崔蓬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

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蓬四十流

崖州

蓬韋委副

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

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

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

壞音怪

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

徒歌曰謠

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朝直謠翻

監察御史韓愈

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

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滄

涇縣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移縣治于涇水之北
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
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
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
詔並峙又曰我落陽山以尹臚孫君飄臨武山林
之牢歲弊寒充雪虐風饕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

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

醢呼西
翻醋也

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

任音壬強
其兩翻

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

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

帥所
類翻

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

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吐蕃贊普死其弟嗣

立

考異曰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

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按字當作事 夏四月丙寅

名陳許軍曰忠武 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

咸陽疾病其子政諲

諲音因

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

藩鎮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

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

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來

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于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

唐人多讀作如佐音

若朝廷

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

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來希皓之忠純

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必盧從史畏偏而去之也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

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

從史

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寶錄

其位居四潛與監軍

相結起出伍曰

出儔伍之中而言

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

句古候翻
當丁浪翻

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

探吐
南翻

從史捧詔再拜

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

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九月太子始得風

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諡號
也考之會要葬陵謚冊與此追崇諡號一同蓋

會要所載
初謚誤也

永貞元年

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

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曰

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

崩

年六十四

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

音絪

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陁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

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

開元學士院之東也

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

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

屬之

欲翻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王純太子長子不然必大亂網

等從而和之和胡卧翻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

憂疑紫衣麻鞋考異曰按祕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猝偶著此服非祕

喪也以未成服力疾出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

故不衣縗經耳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于九仙門之西按閣本召見

大明宮圍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北為九仙門諸軍使人心粗安粗坐五翻甲午宣遺詔于宣政殿考異曰德宗

實錄癸巳宣遺詔太子縗服見百官縗倉回翻丙申即皇帝

今從順宗實錄位于太極殿即位于西內前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

企去
智翻

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

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

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

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稱詔

行下

下戶
嫁翻

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

朝百官于紫宸門

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

之正
疑

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辛亥

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

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唱和

和戶部翻

士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

師古鄰道欲示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化外待藩鎮故有此語

遣

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

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

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

考異曰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

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

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
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
古曾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衛密以其
本示之師古不受杖銜幾死銜蓋使者之名而無姓又
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且告假道于汴九城志曹
州西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
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里三州之界蓋犬牙相入宣

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

告翦棘夷道

翦芟截也夷平也

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

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

索蘇各翻索散也盡也言韓弘遂得師古

之情其所設詭
變索然散盡也
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

廷兩慰解之元素祕之族弟也

李泌歷事肅代德貞元中為相

吳少誠

以牛皮鞵材遺師古

鞵與鞋同遺唯季翻

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

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

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寶殘暴掊斂

之罪

數所具翻掊蒲侯翻斂力瞻翻

貶通州長史

宋白曰通州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

縣市井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寶由間道獲免

謹許元翻

礫郎擊翻

間古覓翻

壬戌以殿中丞王伍為左散騎常侍依前

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任

寢陋吳語

狀貌寢陋常操鄉音不能學華言

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

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

好呼到翻

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柿林院

柿鉏里翻

見李

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依任依忠言忠言依牛

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

下遐稼翻

使叔文可否然後

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王

采聽外事謀議唱和

和戶卧翻

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

伊曰周曰管曰葛

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況

個然自得

個下赧翻

個然勁忿貌

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于造次

朱氏曰造次急遽苟且之

時造七列制

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國語

周厲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注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素與往還者相次

拔擢至一日除數人

除者除官也

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

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于是叔丈及其黨十餘家之門

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丈任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

壚下

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畫為百有餘坊餅肆賣餅之家酒壚賣酒之處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

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一人得十錢乃容之伍尤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

闌茸

闌吐盍翻茸而隴翻闌茸瘠劣也史炤曰顏師古曰闌茸猥賤也闌下也茸細毛貌謂非豪傑也

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

貯工呂翻

夫婦寢其上

恐人盜之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

蠲除也

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

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鵬坊二曰鵠坊三曰鷄

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

也五坊屬宣徽院

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為暴

橫

先悉薦
橫戶孟翻

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

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

汲汲水也

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即痛毆之

近其斬翻毆鳥口翻擊也

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

飲食于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

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

索山客翻被皮義翻質音致

此蛇所以

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

飼與飼同祥吏翻

勿令

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

故即位首禁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

進美餘

美弋
線翻

而經入益少

少詩
沼翻

至是罷之

三月辛未

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

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

復扶又翻
量音良

壬申

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

州刺史陽城赴京師

陸贄貶見上卷貞元十一年陽城
貶見十四年鄭餘慶貶見十六年

韓臯為京兆尹十四年貶撫州員外
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追猶召也

贄之秉政也貶駕

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

贄疑吉甫黨
實參故貶之

既而徙忠

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

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

李栖筠事

代宗以直間

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

未間追詔而卒

辛子恒翻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

轉運使

考異曰舊錡傳云德宗于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

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江淮租賦爰及推

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

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者皆誤也

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

未發戊子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加

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

先悉薦翻

得國賦在手則

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

度支鹽鐵轉運利權所在權莫重焉王叔文起于卑

人

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

雅素也會古外翻

位重而務自

全易可制

易以鼓翻

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叔文雖判兩使

度支一使鹽鐵轉運一使

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

黨屏人竊語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

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丈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

其為人待之莽鹵

莽莫補翻鹵即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

元衡為山陵儀

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

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

誘音酉

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

平一之孫也

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后時避事隱嵩山

侍御史竇羣奏屯田

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

唐屯田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

田諸司公解田以品給之朝直選翻

又嘗謁叔丈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

者叔丈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寶怙恩挾貴氣蓋一時

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

叔丈本蘇州同功故云然

今公

一旦復據其地

又復扶翻

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

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考異曰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

傳曰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丈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任丈所排擯者無不載

未嘗言羣罷

官今從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

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丈之黨

欲專大權惡聞之

惡烏路翻下同

宦官俱丈珍劉光錡薛盈珍

皆先朝任使舊人

朝直選翻

疾叔丈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

上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

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絀不復請

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

復扶又翻下同長知又翻

上領之癸巳立

淳為太子更名純

更工衛翻

程神符五世孫也

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

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

直省吏職也以直中

書省故名

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

逡巡慙赧

赧奴版翻慙而面赤也

竟起迎叔丈就其閣語良久杜

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丈索飯

索山客翻

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丈執

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

二相謂賈耽鄭珣瑜

相次歸卧

叔丈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史甚言其事

夏四月壬

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郟王緯為均王

縱為潞王紆為莒王綢為密王總為邠王約為邵王結

為宋王紉為集王綖為冀王綺為和王絢為衡王纁為

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緄為岳王紳為袁王綸為桂

王緝為翼王

紆式居翻綢直留翻綢思良翻綖音求絢許縣翻纁許云翻緄古本翻緝充善翻自

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二弟此所封諸王或以古國名然多以當時州名

乙巳上御

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

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

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聞者哂之

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

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杜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為侍御史十年不遷先悉薦

翻惡鳥路翻

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

帥羣臣請太子監國

帥讀曰率

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

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三朝謂肅代德

也宜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

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

避太子名也

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

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

伺相及吏翻

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

為子偽翻

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

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

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

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

名而實以泰專其事

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

人情不測其所

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

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惡烏

路翻去

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

公事

日時猶云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

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

矣

此院謂翰林學士院也

王伾即為疏請

為于偽翻

不從再疏乃許三

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

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

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

開山洞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

士諤以公事至長

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

誼不可則令杖煞之

煞與杖同

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

是叔文始大惡執誼

惡烏路翻

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

劉闢以劔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

唐六典凡天下邊軍

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行也先悉薦翻

求都領劔南三川

劔南東川

西川及山南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于公

太尉謂韋臯

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

怒

以闢以言脅之故怒

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

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

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

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

詬呼漏翻

又古候翻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

成疾重勞萬機

重直用翻

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

庶政

監古街翻

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宮

東官謂之春宮

臣位兼將相

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分扶問翻

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

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附非人王叔文王伾李

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

墮讀曰隳紊亡運翻

散

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于貴位潛結左右憂
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

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

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

處昌呂翻
度徒洛翻

俄

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賤表繼至意與

臯同

考異曰實錄略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
與臯同又云外有臯裴均嚴綬等賤表詳本裴均

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功員外
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

中外皆倚以為援而

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裴光庭
相玄宗

王叔文既以范

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

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

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

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

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

幾居宜翻無幾

言無多時也

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

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于翰林

饌雖總翻又雖脫翻

叔文言曰

叔丈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

侍

假古暇翻求假請告也

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

恩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為于偽翻

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

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折之舌翻

叔文不能對但引

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實錄考異曰

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
讌李忠言劉光琦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盞
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
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
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
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
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興
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
以對命滿酌雙巵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
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晁不欲棺歛方與
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
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于翰林

大宴諸闈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丁母憂今從二

本實錄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叔文既

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

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

杜佑時為首相

故請之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

據舊

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鎮之師取范陽既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

勅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并
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
曰左右威遠營本屬鴻臚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
寺建中元年七月隸金吾

悸其是日任坐翰林中䟽三上不報上時掌翻知事不濟行

且卧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仲竹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已

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各置尹一人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

後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

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
留後又德宗實錄俱無是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
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
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
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
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誤為使字耳 乙未制

以積疹未復疹丑也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句古候翻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惡烏

路翻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監古上固厭倦萬幾

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

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

故引用之

杜黃裳代宗時已佐朔方軍來滋建中初已位于朝故以為舊臣

又以鄭珣

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

官于東朝堂

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

閣下為西朝堂朝直遙翻

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荅拜八月庚子制

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詔辛丑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

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

舊志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伾尋病死貶所明

年賜叔丈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

不敢於前
假即位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

公主郭
妃母也

上曰

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上

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

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

禮部掌
祥瑞

勿復以聞

扶

又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

武王韋臯薨在蜀二十一年

德宗貞元元年韋
臯代張延賞鎮蜀

重加賦

飲

飲力
贍翻

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

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

樂音洛

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

還幕府

復扶又翻

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

朝直遙翻下同

府

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

復方目翻除也

蜀人服其智

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

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

武陵漢臨

沅縣地隋省臨沅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吳置九域志在州東南八十里

壬午奉義節

度使伊慎入朝

自安州入朝

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

朝全義敗於澱水而還不朝觀而去

事見上卷貞元十六年及上十七年

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

惡烏路翻

全義懼乃請入朝 劉

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袁滋為劍南東

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

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

貯丁呂翻裴延齡事見上卷貞元十年

請併歸正

庫從之 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

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行下孟翻

否音鄙

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戊

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迎訪

事始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

中壽而服之

晉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使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

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皆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子曰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蔚紆勿翻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宮日

記檀弓曰

天子之殯也散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鄭玄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攢木題湊象梓四注如屋

以覆之畫塗之及葬而啟之攢才官翻

皇帝帥百官舉哀

帥讀曰率

即以其日

為忌從之 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

歷

葉伯益曰唐永貞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歷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歷之所從

也起 已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

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

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師東

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

平章事賈耽薨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

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謚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

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濞

且說濞以廢立

說式
芮翻

濞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已

西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

新舊帝紀作神武聖文皇帝當從之崇陵在京兆雲

陽縣北十五里
嵯峨山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

宗皇帝主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

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

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

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

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

奄奄無氣
奄衣
庶翻

奄奄言氣
息微也

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悸其
季翻

戊

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

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復以

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是年三月武元衡自御史
中丞左遷右庶子王叔文

等惡
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

之太輕

朝直
遙翔

已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

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

舊志虔
州京師

東南四千七十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又永州京
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里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

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台州京師東南四
千一百七十七里

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
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

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自懷

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史
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十二月甲辰加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慎

為右僕射 已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

節度事

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邛僑姚柘恭當悉奉壘靜等州

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

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

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津韋孝寬之子也

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

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